

# 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模式下《Growing Hope》 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

范杨玲, 冯延群\*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6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1月7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 摘要

近年来,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技术迅猛发展, 机器翻译在语言服务行业的应用率呈连续较大幅度增长。虽然机器翻译已取得巨大进步, 但是其输出的译文质量仍然无法与职业译者的人工译文相媲美。为发挥两者优势, 实现译文质量与翻译效率间的平衡, 译后编辑越来越为语言服务行业所采用。此次实践选取的翻译材料为*Growing Hope*, 摘自*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是一篇文学类文本。文章通过讲述幸存之树涅槃重生, 重换生机。以此来启迪人们, 即使是在艰难时刻, 也要保持乐观, 怀揣希望。本次翻译采用了“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的模式。选用的机器翻译系统是DeepL翻译, 译后编辑以人工编辑 + 课堂讨论为主。根据DeepL机器翻译的质量探讨DeepL在处理文学类文本时存在的问题: 词义错译、语句次序错误、语义不连贯等等, 并提出对应的译后编辑方法。

## 关键词

机器翻译, 译后编辑, DeepL, 机器翻译问题, 译后编辑策略

# Machine Translation + Post-Editing Mode: A Practical Report on the Translation of *Growing Hop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Yangling Fan, Yanqun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 6<sup>th</sup>, 2023; accepted: Nov. 7<sup>th</sup>, 2023; published: Nov. 16<sup>th</sup>, 2023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technolog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have been rapidly

\*通讯作者。

developed.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been used in a more popular way in the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lthough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quality of its output still cannot be comparable to that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has been greatly adopted in the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The material selected is *Growing Hope*, which is from 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and is a literary text. The material is about the survivor tree, which brings back from the dead and put out new leaves herself, in order to inspire people to be optimistic and hopeful, even in difficult times. This translation adopts the mode of "MT + PE". The selected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is DeepL, and the PE is mainly based on manual editing and classroom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of Deep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eepL in handling literary texts, such as misinterpretation of word meanings, misordering of sentences, semantic incoherence and so 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E editing methods.

##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 Editing, DeepL, Machine Translation Problems, Machin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机器翻译极大节省了翻译时间,提高了翻译效率,得到翻译行业 and 客户的认可和广泛应用,成为高效率翻译流程的重要一环。机器翻译虽然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等特点,但目前的机器翻译在涉及文学类文本的翻译时往往展现出局限性和不足之处[1]。文学作品通常充满艺术的想象力、表现力、创造力和感染力,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工作,这种翻译不仅是单纯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机械化的机器翻译在这方面还有待提高。

本文主要采用“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模式,探讨机器翻译在翻译文学类文本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对应的译后编辑策略。第一章主要介绍机器翻译。第二章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分析 DeepL 译文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就第二章中提出的问题,探讨相对应的译后编辑策略。第四章是总结部分,研究发现文学类文本的机器翻译质量普遍较低,译文可读性和欣赏性有待提高。在译后编辑环节,还需进行大量的修改。

## 2. 机器翻译概述

机器翻译(MT)是利用计算机将一种自然语言(源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目标语言)的过程,又叫做自动翻译,但通常也泛指在某些语句或全文与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机器翻译技术需要通过计算机数据库和翻译软件系统来完成操作,所以机器翻译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人工智能、语言学、翻译学等多学科的发展。

DeepL 是一款来自德国的人工智能工具,支持中文、英语、德语等九种语言之间的全文翻译,其运行方式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神经网络来不断训练和提升翻译能力。DeepL 翻译器在准确理解歧义词句上不存在大问题,用词和表达较地道,但是一般不能翻译出原文的感情态度,或涉及具体文化特色的内

容[2]。也就是说, DeepL 擅长处理科技类文本, 对于文学色彩比较浓厚的文章则译文质量较低。所以本文选取 DeepL 的译文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机器翻译在翻译文学类文本时会出现的问题, 并探讨对应的译后编辑策略。

### 3. DeepL 译文分析

#### 3.1. 词汇层面

词汇是句子组成的基本单位, 因此词汇的翻译至关重要, 是源文句义传达的基础, 在此次翻译实践中, 词汇层面出现的机器翻译错误主要为: 词性错译、专有名词错译和文化负载词错译等。

##### 3.1.1. 词义错译

例 1: Growing Hope

【DeepL 译文】增长的希望

【译后编辑】播种希望

【分析】纵观全文, 重要的并不是希望越来越大, 而是在经历苦难灾难只有一定不要丧失希望, 所以 Growing 这里应该不是形容词的含义, 即增长的; 而是动名词的含义, 即播种。所以播种希望更符合本文主题。

##### 3.1.2. 专有名词错译

例 2: Many Japanese regard it as a holy monument to peace and survival; prayers, written in tiny kanji characters on parchment, had been hung from the branches in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died.

【DeepL 译文】: 许多日本人把它视为和平与生存的神圣纪念碑; 在羊皮纸上用细小的汉字书写的祈祷词被挂在树枝上, 以纪念所有死去的人。

【译后编辑】: 许多日本人把它视为和平与幸存的神圣纪念碑; 树枝上挂着一张张羊皮纸上, 上面用平假名书写着祈祷语, 以纪念所有遇难者。

【分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专有名词错译的例子。此处的 kanji characters 是专有名词, 表示日文汉字中的平假名。而在 DeepL 翻译中, 直接处理成“汉字书写”, 这显然是不对的。这句话前面的主语是日本人, 所以这句话的大背景是日本这个国家。如果翻译成“汉字书写”, 会造成歧义。

##### 3.1.3. 文化负载词疏忽

例 3: Bringing that seriously damaged tree back to health was not an easy task, and it was touch and go for a while. But whenever you give her a chance, nature returns.

【DeepL 译文】: 让这颗严重受损的树恢复健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有一段时间是一触即发。但只要你给她一个机会, 自然就会回来。

【译后编辑】: 让那颗受损严重的树重焕生机并非易事, 有段时间差点功亏一篑。但只要给她机会, 大自然便会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分析】: 文化负载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的最佳载体。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转换需要寻找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对等项。这就要求译者将源语用“最贴近最自然”的目的语进行表达[3]。而汉语中常使用四字成语或短语, 以及俗语和歇后语。所以四字成语是汉语中的一大文化负载词。我们在英译汉的过程中, 要善用四字成语, 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所以这里的 touch 和 nature returns, DeepL 翻译成“一触即发”和“自然就会回来”, 显然

是不通顺的, 译文一股翻译腔。所以, 此处用了两个四字成语“功亏一篑”和“勃勃生机”, 不仅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 而且非常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便于读者理解。

### 3.2. 句法层面

句义并非词义的简单堆砌。英汉隶属于不同语系, 两者的用词形态、语句结构、表达习惯等均存在差异。因此, 英汉双语间的翻译仅考虑达意是远远不够的, 目的语的表达习惯等要素也是译者翻译时需要考虑的方面。句法层面出现的机器翻译错误主要为: 语句次序错误与被动句硬译。

#### 3.2.1. 语句次序错误

例 4: On many days I admit that I feel depressed, days when it seems that the efforts, the struggles, and the sacrifices of so many people fighting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fighting prejudice and racism and greed, are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DeepL 译文】: 在许多日子里, 我承认我感到沮丧, 在这些日子里, 这么多人为社会和环境正义而战, 为反对偏见、种族主义和贪婪而战的努力、斗争和牺牲, 似乎是在打一场失败的仗。

【译后编辑】: 曾经那么多人为社会和环境正义而战, 为消除偏见、种族主义和贪婪而战, 他们的努力、斗争和牺牲似乎都在打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仗。在很多那样的日子里, 我承认我感到相当沮丧。

【分析】: 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 汉语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常常按照由先到后、由因到果、由假设到推论、由事实到结论这样的次序排列, 而英语可以借助形态变化和丰富的连接词语, 根据句子意思和结构需要灵活排列, 顺序往往与汉语不同[4]。英语习惯先果后因, 将主要信息放在最前; 汉语则习惯先因后果, 将主要信息放置最后。也就是说, 在翻译这种长句的时候, 英文往往主句在前, 从句在后, 在译成汉语的时候, 往往需要颠倒顺序。所以这句话在翻译的时候, 应该从后往前翻, 先翻译后半部分, 最后再翻译“我感到很沮丧”这部分。而 DeepL 的翻译直接按照原文的顺序, 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 3.2.2. 被动语态硬译

例 5: It was ten years after that day that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Survivor Tree, a Callery pear tree discovered a month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owers, crushed between two blocks of cement.

【DeepL 译文】: 就在那一天的十年后, 我被介绍给了幸存者之树, 一颗卡里尔梨树在高楼倒塌一个月后被发现, 被压在两块水泥之间。

【译后编辑】: 十年后的同一天, 有人带我去看了幸存之树。那是一棵豆梨树, 双子塔倒塌后一个月才被发现。它在两块混凝土板之间被压得稀碎

【分析】: 英语常用被动式, 被动语态在英语中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 或为户受体, 或因句法、修辞需要, 或为表示某种客观、间接和非人称的口气等。正式文体中尤其多用被动句以表客观叙述。相较而言, 汉语常用主动式, 而少用被动式。此句 DeepL 把 was introduced 生硬地译为“被介绍给”, 非常拗口, 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此, 此处翻译需进行语态调整, 把被动语态调整为中文中常用的主动语态, 即“有人带我去看了”, 所以对于被动语态的翻译一定要灵活处理。

### 3.3. 语篇层面

李运兴认为, 语篇是在交际功能上相对完整和独立的, 通常是大于句子的一个语言片段[5]。语篇的

翻译不再局限于词义、句义的翻译。而要在整体上考虑译文的输出, 从宏观上把握译文的输出效果与信息的传递效果。语篇层面出现的机器翻译错误主要为: 代词指代错误和语义不连贯。

### 3.3.1. 代词指代错误

例 7: All animal life ultimately depends on plants. It's an amazing tapestry of life, where each little stitch is held in place by those around it.

【DeepL 译文】: 所有的动物生命最终都依赖于植物。这是一个神奇的生命织锦, 每一个小针脚都被周围的人固定住了。

【译后编辑】: 所有动物的生存最终都依赖于植物。这一切构成一幅令人惊叹的生命织锦, 每个生命个体就像是一个细小的针脚, 每一个针脚都与相邻的针脚环环相扣。

【分析】: 为了语言简洁, 避免语言重复, 英汉双语常使用代词或具有指代作用的名词来表示上文出现的事物。但是机器翻译有时无法识别代词或具有指代作用名词所指的真正对象, 从而造成指代错误, 导致读者理解偏差。这句话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 把每个生命个体比作一个个细小的针脚。表层含义是每一个针脚都与相邻的针脚环环相扣。深层含义就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这里的 *those* 指的是相邻的针脚, 而不是周围的人。而且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原文的修辞翻译出来。这两点是 DeepL 译文所欠缺的。

### 3.3.2. 语义不连贯

例 6: There's another, even more dramatic story about survivor trees.

【DeepL 译文】: 关于幸存的树木, 还有一个更戏剧性的故事。

【译后编辑】: 再讲一个关于树木劫后重生更为神奇的故事。

【分析】: 这里前面讲的是在 911 事件中的幸存之树, 这句是一个过渡句, 后文要开始讲在日本核爆炸之后的幸存之树。DeepL 的译文仅是直译, 没有连接词。为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上下语义更连贯。此处翻译的时候需增译连接词, 因为汉语喜欢动词, 所以用“讲……故事”可能更符合汉语习惯。所以在译后编辑的时候, 增译了“再”一词, 以显示过渡关系, 使得前后文的衔接不像机器译文般突兀。

## 4. 译后编辑策略

### 4.1. 词汇层面

#### 4.1.1. 结合文本, 斟酌词义

在不同的文本中, 词汇会被赋予不同的词义。有些词汇在翻译的时候, 需要译者结合文本, 根据文章主题, 考虑词汇在其中的具体含义, 跳出其固有或常见的词义。根据文本全文主题, 参照平行文本, 选择最准确恰当的词义。若简单地进行字面上的直译, 可能会造成错译, 从而影响译文的达意效果。

例 8: The world's most famous living naturalist shares her reasons to feel optimistic.

【DeepL 译文】: 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博物学家分享她感到快乐的原因。

【译后编辑】: 全球最富盛名的自然主义者从生存角度分享了她感到乐观的数个理由。

【分析】: 这句话的翻译难点是 *living* 和 *naturalist*。首先是 *living*, 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在世的, 但是中文里面不会用“尚在世的”来形容某个活着的人, 这种表达非常不礼貌。所以这里 *living* 就不能取其本意。根据全文的主题,

这儿 living 应该是 surviving 的同义词,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生存问题, 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所以结合文本, living 在这翻译成“从生存角度”。其次是 naturalist, 这个单词既可以表示自然主义者, 也可以表示博物学家。所谓博物学家更倾向于科学家, 是指对动植物, 尤其是其起源等有充分研究的人; 而自然主义者则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社会人文等等领域现象的人。结合文本, naturalist 在这显然译为自然主义者更合适。

#### 4.1.2. 查询资料, 明确术语

术语是对某一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表达符号, 具有稳定性、专业性、系统性、语言经济性等特征, 且在特定专业领域内, 专业概念和作为其形式化表达的术语呈现一一对应关系。术语的翻译转换需要依托作为术语溯源的学科、行业和领域, 确保译文的准确、专业和规范。“查”是解决翻译中术语和专有名词问题的最根本手段[6]。若该专有名词尚无定译, 译者则需要根据翻译目的、翻译要求、翻译对象等要素发挥主观能动性。

例 9: It was ten years after that day that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Survivor Tree, a Callery pear tree discovered a month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owers, crushed between two blocks of cement.

【DeepL 译文】: 就在那一天的十年后, 我被介绍给了幸存者之树, 一颗卡里尔梨树在高楼倒塌一个月后被发现, 被压在两块水泥之间。

【译后编辑】: 十年后的同一天, 有人带我去看了幸存之树。那是一棵豆梨树, 双子塔倒塌后一个月才被发现。它在两块混凝土板之间被压得稀碎。

【分析】: 通过查找资料发现, Callery pear 指的是豆梨。因为是意裔法国汉学家约瑟夫-马略·加略利(1810~1862)将豆梨从中国引种到欧洲, 所以豆梨的英文名是 Callery pear。豆梨在美国分布很广, 用于观赏, 树型等很漂亮, 但开花时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因此, DeepL 将 Callery pear tree 直接音译为卡里尔梨树, 肯定不妥。

#### 4.1.3. 根据语境, 使用成语

在英译汉的过程中, 善用四字成语有两个意义: 一方面对于译者来说, 四字成语可以使译文凝练、生动, 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并增强概括力; 另一方面对于读者来说, 四字成语可以节省大脑加工文字的精神, 提高阅读速度。综合来看, 便是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有时译者苦思冥想而不得准确、恰到好处的译文, 往往正是欠缺了恰当的四字格或四字成语的使用[7]。

例 10: I've seen people looking at her and wiping away tears.

【DeepL 译文】: 我看到人们看着她, 抹去了眼泪。

【译后编辑】: 我曾看到人们在树前凝望, 泪眼婆娑。

例 11: We all gathered around the Survivor Tree and looked up at the strong branches reaching toward the sky.

【DeepL 译文】: 我们都聚集在幸存者之树周围, 仰望着伸向天空的强大树枝。

【译后编辑】: 我们都聚集在那棵幸存之树周围, 仰望它伸向天空的虬枝繁叶。

【分析】: 例 9 中把 looking at her 和 wiping away tears 分别翻译成树前凝望和泪眼婆娑, 不仅让译文前后对称, 富有韵律感和对称美, 而且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例 10 中把 strong branches 翻译为虬枝繁叶, 相比机器翻译的译文“强大树枝”, 更能体现出幸存之树劫后重生后的勃勃生机。不仅体现出它树枝很强壮, 而且还强调它的树叶很茂密。同样是四个字, 但是“虬枝繁叶”更具中国特色, 而且表达的含义更广。

## 4.2. 句法层面

### 4.2.1. 调整语序, 重组结构

基于翻译语料库对比, 罗季美和李梅认为“机器对词序错误处理时, 往往采取遵从原文词序的策略”, 而“汉语喜欢先摆事实再评论, 先摆条件或要求再下结论, 先列出一些次要信息再列重要信息, 英语则恰恰相反”。因此, 在英译汉时, 译者有必要根据汉语行文的表达习惯与上下文语境进行合理的语序调整, 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 12: I still can remember the disbelief, the fear, the confusion as the city went quiet save for the wailing of the sirens on the police cars and ambulances on the streets emptied of people.

【DeepL 译文】: 我仍然记得, 除了警车和救护车在人去楼空的街道上鸣笛外, 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 那种难以置信、恐惧和混乱的感觉。

【译后编辑】: 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死寂, 大街上行人被遣散, 只有警车和救护车上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嘶鸣。那种震惊、恐惧和混乱至今历历在目。

【分析】: 根据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差异, 我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 需要先翻译从句部分, 把主句放在最后翻译。而不是像机器译文那样, 直接按照原文的语序。

### 4.2.2. 转换语态, 灵活处理

汉语习惯于主动语态而英语倾向于用被动语态。在进行翻译时, 英语被动句是重点。针对被动句硬译问题, 在保证译文准确性的前提下, 译者需要灵活转换语态, 化被动为主动, 以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例 13: She was almost sent to the dump, but the young woman who found her, Rebecca Clough, begged that the tree might be given a chance. And so she went to be cared for in a nursery in the Bronx.

【DeepL 译文】: 她几乎被送到了垃圾场, 但发现她的年轻女子丽贝卡·克拉夫恳求给这棵树一个机会。于是, 她被送到布朗克斯区一个苗圃里接受照料。

【译后编辑】: 她差点让人送到垃圾场, 但发现她的年轻女子丽贝卡·克劳夫(Rebecca Clough)恳求给这棵树一次机会。所以人们把她送往布朗克斯区一家苗圃进行精心护理。

## 4.3. 句法层面

### 4.3.1. 回溯原文, 修正指代

代词或具有指代作用的名词常常是为了避免重复, 从而使得译文更简洁和美观。但是代词和具有指代作用名词的运用有时会造成语义理解偏差, 不知所指的对象。不止机器翻译, 有时译者也会出现此类错误。针对指代错误, 译者需要回溯原文, 根据上下文的理解, 找出其指代所指的真正对象, 避免因指代错误而造成的语义偏差。

例 14: I was taken to see one of the survivors.

【DeepL 译文】: 我被带去看了其中一个幸存者。

【译后编辑】: 有人带我去看了其中一棵幸存之树。

【分析】: 结合上下文, 这里的 survivor 指的是两颗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香樟树。所以这里的 survivor 应该翻译为“幸存之树”, 而不是“幸存者”。

### 4.3.2. 增译连词, 加强衔接

在篇章翻译中,“译者只有透彻理解看似相互独立,实为相互照应的句内、句间或段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分表达才能传达原作的主旨,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联想”,因此,为使上下段落或语句间的衔接更为流畅自然,语义表达更为连贯,译者可以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适当增添连接词以使上下文逻辑关系明晰,语义连贯。

例 15: Now do you understand how I dare hope?

【DeepL 译文】: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敢于希望了吗?

【译后编辑】: 读到这儿,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能够理解我敢于怀揣希望的原因了吧?

【分析】: 此句是文章的结尾句。对应文章开头的问题“如果她知道世道的真相,她怎么还会书写希望”。如果是按照 DeepL 的译文,直接直译,缺少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所以增译了“读到这儿,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 5. 翻译实践总结

本次翻译实践发现,机器翻译在翻译文学类文本时,可以比较容易实现“信、达”两个层面,而“雅”则需要在译后编辑环节实现。机器翻译尚需在原文词义的理解、专有名词的准确性、文化负载词的丰富度、句法结构的灵活性、语态的灵活转换、代词的准确性以及语篇内前后文衔接等方面缩小与人工翻译的差距。

笔者认为可以利用“机器翻译 + 译后编辑”翻译文学类文本,但是应该着重于译后编辑环节。人机结合的翻译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在这种模式下,译者要具备灵活运用翻译工具的能力,提高信息检索和译后编辑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吴建兰,张洛,朱杭慧. 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之差异——以文学类文本为例[J]. 海外英语(下), 2018(8): 148-149, 158.
- [2] 崔子涵. 机器翻译译文质量对比——以谷歌翻译和 DeepL 为例[J]. 海外英语(上), 2021(8): 182-183.
- [3] 张俊巧. 英语文化负载词的汉译研究——以英语习语为例[J]. 青春岁月, 2013(13): 149.
- [4]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5-131.
- [5] 李运兴. 英汉语篇翻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187.
- [6] 康志洪. 科技翻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6.
- [7] 冯树鉴. “四字格”在译文中的运用[J]. 中国翻译, 1985(5): 19-22.



## 附录：原文 + 译后编辑译文

*Growing Hope*

播种希望

The world's most famous living naturalist shares her reasons to feel optimistic.

全球最负盛名的自然主义者从生存角度分享了她乐观向上的几个理由。

By Jane Goodall and Douglas Abrams with Gail Hudson

简·古道尔、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和盖尔·哈德森合著

From the book *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

摘自《希望之书：艰难时期生存指南》

“Jane is almost 90 years old,” you may be thinking. “If she is aware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how can she be writing about hope?”

你可能会想：“简已近耄耋之年，如果她知道这个世道的真相，她怎么会书写希望呢？”

On many days I admit that I feel depressed, days when it seems that the efforts, the struggles, and the sacrifices of so many people fighting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fighting prejudice and racism and greed, are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曾经那么多人为社会和环境正义而战，为消除偏见、种族主义和贪婪而战。他们的不懈努力、苦苦斗争和自我牺牲，似乎都在打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仗。在很多那样的日子里，我承认我感到相当沮丧。

But without hope, all is lost. It is a crucial survival trait that has sustained our species from the time of our Stone Age ancestors. Certainly, my own improbable journey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had I lacked hope.

但如果没有希望，一切都无从谈起。希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特征，从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维持着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当然，如果我缺乏希望，我肯定无法挺过自己那异常艰辛的人生旅程。

Like all people who live long enough, I have been through many dark periods and seen so much suffering. I was in New York on that terrible day in 2001, that day when our world changed forever. I still can remember the disbelief, the fear, the confusion as the city went quiet save for the wailing of the sirens on the police cars and ambulances on the streets emptied of people.

像所有活了一把年纪的人一样，我也经历了许多至暗时刻，目睹过无数人间疾苦。2001年的那场灾难降临之时，我人就在纽约。那天之后，我们的世界被永远地改变了。整个城市都陷入一片死寂，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警车和救护车的汽笛声来回穿梭，发出哀鸣。当时那种极度震惊、恐惧和混乱至今仍历历在目。

It was ten years after that day that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Survivor Tree, a Callery pear tree discovered a month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owers, crushed between two blocks of cement. All that was left was half a trunk that had been charred black, with roots that were broken and only one living branch.

十年后的同一天，有人带我去看了幸存之树。那是一棵豆梨树，双子塔倒塌后一个月才被发现。它在两块混凝土板之间被压得稀碎，只剩下半根被烧得焦黑的树干，断了根，仅余一根活枝。

She was almost sent to the dump, but the young woman who found her, Rebecca Clough, begged that the tree might be given a chance. And so she went to be cared for in a nursery in the Bronx. Bringing that seriously damaged tree back to health was not an easy task, and it was touch and go for a while. But whenever you give her a chance, nature returns.

她差点被送到垃圾场, 但发现她的年轻女子丽贝卡·克劳夫(Rebecca Clough)恳求给这棵树一次机会。所以人们把她送往布朗克斯区一家苗圃进行精心护理。让那颗受损严重的树重焕生机并非易事, 有段时间差点功亏一篑。但只要给她机会, 大自然便会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Eventually the tree made it. Once she was strong enough, she was returned to be planted in what is now the 9/11 Memorial & Museum. In the spring, her branches are bright with blossoms. I've seen people looking at her and wiping away tears. She truly is a symbol of the resilience of nature—and a reminder of all that was lost on that terrible day 20 years ago.

最终, 这棵树活了下来。等她恢复得差不多了, 她就被移栽回 911 纪念馆/博物馆现址。每到春天, 她的枝头便开满鲜花, 明丽动人。我曾看到人们在树前凝望, 泪眼婆娑。她真的是大自然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提醒着人们 20 年前那可怕一天所失去的一切。

There's another, even more dramatic story about survivor trees. In 1990 I visited Nagasaki, the city where the second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fireball produced by the nuclear explosion reached temperatures equivalent to the sun—millions of degrees. Scientists predicted that nothing would grow for decades. But, amazingly, two 500-year-old camphor trees had survived. Only the lower halves of their trunks remained, and from those most of the branches had been torn off. Not a single leaf remained on the mutilated trees. But they were alive.

再讲一个关于树木劫后重生更为神奇的故事。1990 年, 我去长崎, 那是二战接近尾声时第二颗原子弹被投下的城市。核爆炸产生的火球达到了数百万度, 相当于太阳的温度。科学家们当时曾预言几十年内当地会寸草不生。但是, 令人惊讶的是, 两棵树龄 500 多年的樟树幸存了下来。只有树干的下半部还在, 大部分树枝都没了。枯枝残干上一片叶子也没剩。但它们活了下来。

I was taken to see one of the survivors. It's now a large tree, but its thick trunk has cracks and fissures, and you can see it's all black inside. But every spring, that tree puts out new leaves. Many Japanese regard it as a holy monument to peace and survival; prayers, written in tiny kanji characters on parchment, had been hung from the branches in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died. I stood there, humbled by the devastation we humans can cause and the unbelievable resilience of nature.

有人带我去看了其中一棵树。它现在已是一棵大树, 但它粗大的树干上伤痕累累, 可以看到树干里面焦黑一片。但每到春天, 那棵树都会长出新叶。许多日本人把它视为和平与幸存的神圣纪念碑; 树枝上挂着一张张羊皮纸上, 上面用平假名书写着祈祷语, 以纪念所有遇难者。我站在那里, 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大自然令人难以置信的恢复力充满敬畏。

What a fascinating world, the plant kingdom.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without flora there would be no fauna. There would be no humans.

植物王国是一个多么迷人的世界啊。想想看, 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 更不会有人类。

All animal life ultimately depends on plants. It's an amazing tapestry of life, where each little stitch is held in place by those around it.

所有动物的生存最终都依赖于植物。这一切构成一幅令人惊叹的生命的织锦, 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细小的针脚, 每一个针脚都与相邻的针脚环环相扣。

Each time a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is as though a hole is torn in that wonderful tapestry of life. And in more and more places, the tapestry is so tattered that it is close to collapse.

每当一个物种灭绝，就好像生命的美丽织锦上破了一个洞。洞越来越多，织锦就会越来越破，直至溃不成形。

I try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how much we humans depend on the natural world. I learned from my hours in the rain forest how every species has a role to play, how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我试图让人们了解我们人类有多么依赖自然界。在雨林里只呆了几个小时，我就对每个物种各司其职，万物互联的道理了然于胸。

Last year, on the UN 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I took part in a very special ceremony in New York City, along with about 20 high school children from across America. We all gathered around the Survivor Tree and looked up at the strong branches reaching toward the sky.

去年，联合国国际和平日那天，我和大约 20 名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在纽约市举行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我们都聚集在那棵幸存之树周围，仰望它伸向天空的虬枝繁叶。

Only a short time before, they had been filled with beautiful white blossoms, and now the leaves were beginning to fall. We stood silently and prayed for peace on earth and for a new respect for animals and nature. I looked around at the young faces—the faces of those who would inherit the planet wounded by countless generations of humans.

就在不久之前，它们还开满了美丽的白花，而现在叶子已开始落下。我们静静地站着，祈祷地球和平，祈祷人们以新的姿态尊重和善待动物和植物。我环顾四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他们是这个星球未来的主人，这个被无数代人类伤害得千疮百孔的星球的主人。

And then I saw it. I saw the neat perfection of the nest of some small bird. I imagined the parents feeding the nestlings, the fledging, the final flight into the as-yet-unknown world. The children were also staring up at the nest. Some smiled, others had tears in their eyes. They, too, were ready to move out into the world.

然后我看到了。我看到一些小鸟那整洁完美的鸟巢。我想象着成鸟正在喂养尚在鸟巢里的雏鸟，雏鸟羽翼渐丰，最后飞入未知世界的画面。孩子们也抬头盯着鸟巢看。有些孩子笑了，另一些则热泪盈眶。他们也已准备好向这个世界出发。

The Survivor Tree, brought back from the dead, had not only put out new leaves herself but also nurtured the lives of others.

这棵从死亡边缘幸存下来的树，不仅自己长出了新叶，还给别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带去了生机。

Now do you understand how I dare hope?

读到这儿，亲爱的读者朋友们，现在你明白我怎么敢怀抱希望了吗？